

岁月留痕

初夏时分，老墙下的女贞花如白云般轻盈地飘浮着，微风拂过，那淡淡的花香便丝丝缕缕地飘入了屋内。

朦胧中，火车驶来的声响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这声音似曾相识，却又带着几分陌生。许多年前，它曾整日与我相伴，后来铁路不断升级改造，这声响便渐渐离我远去，唯有在夜深人静的午夜，才偶尔能听到它的踪迹。清晨和黄昏，还能时不时听到西北角广仁寺的晨钟暮鼓之声，悠悠扬扬，在空气中回荡。墙外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陇海铁路，它与古城墙并行而立，相距不足百米。墙内约五十米处，便是我蛰居的老屋。这幢楼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，说它老，似乎有些倚老卖老的意思，但在如今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年代，称四十年为“老”，倒也不为过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刚到此居住时，火车的汽笛声、货车驶过铁轨时沉重的声响，整天在耳边回荡。还有西安西郊飞机场飞机降落时的巨大



在苍茫的渭北高原上，两株阅尽沧桑的古树，正以不同的姿态诉说着时光的故事。轩轾由前，黄帝手植柏巍然矗立。其树干之粗硕，需七人展臂相搂，再加八拊之距，犹不能尽揽其围。民间广为流传的“七搂八拊半，疙里疙瘩不上算”这一俗谚，以最质朴的语言道出了黄帝手植柏的雄奇壮观。那盘曲的枝丫间，仿佛还回荡着远古的祭祀钟声，每一道皴裂的树皮都在吟诵着华夏文明的史诗。

亲情一缕

八天的新疆跟团游如白驹过隙，当旅行团的欢声笑语渐渐消散，我终于在昌吉与阔别多年的婶婶，兄弟姐妹们重逢。亲人们相见，丰盛的家宴自是必不可少，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，当属那翡翠山峦间的家宴。与都市酒楼里的觥筹交错相比，这里的一蔬一饭，都浸润着血脉亲情的温度。

我们驱车前往天山北麓的哈萨克族牧场。正午时分，日光如融化的金液倾泻而下，高山草甸被染成流动的碧玺，熠熠生辉。墨绿的云杉林在天际勾勒出锯齿状的轮廓，与金绿

我一直觉得平凡的奶奶自带光芒。记忆里，奶奶的形象始终如新剥的莲子，干净而鲜活。最夺目的是那条棉纱绿头巾，像一片温柔的苔藓覆在发间，脑后松松地绾个结，仿佛将生活的风霜都滤成了清风。靛蓝如暮色沉淀的棉褂裹着她宽厚的肩膀，下身是墨色直筒裤，腰间却系着一条燃烧的晚霞——她亲手编织的红棉线腰带，足下踩着千层布底的老布鞋。这一身素色衣衫，是她绣在我心上的图腾，藏着永不褪色的暖意。

奶奶是土地里长出的“大老粗”，她性情敦厚朴实，骨子里浸透着老一辈劳动妇女的坚韧和勤劳。她既是灶台边的贤妻，扫帚扫过门庭时带起的风都裹着米香，又是田垄上的女汉子，播种时手掌与泥土的对话比农谚更熟稔。补缀衣衫的针线在她指间游走，破洞成了梅

人在旅途

清晨五点四十分，床头闹钟刚“叮铃”响了几次，我和老伴儿几乎同时睁眼，对视时眼里都漾着笑意——盼了小半月的草川子之旅，终于要启程了。

六点五十分，我们准时站在旅游公司门口，夕阳团的另外八对老夫妻已三三两两聚着说话，导游小邓举着小黄旗冲我们招手。十九座的中巴车刚发动，雨丝就斜斜地缠了上来，汉中城的轮廓在雨雾里慢慢淡去，车轮向着宁强草川子的方向，碾开了一路潮湿的诗意。

因高速公路整修，中巴车沿着 108 国道蜿蜒前行，车轮碾过的正是昔日入川的金牛道。青灰色的雨丝斜斜织着，像谁把蚕娘的银丝抖落了，缠在车窗上，又顺着玻璃蜿蜒成小溪——昨夜的雨哪里是舍不得走，分明是要陪我们赴这场山水之约。

草川子藏在陕川交界的褶皱里，左挽着四川的光雾山，古城山，右牵着陕西的黎坪，海拔在 1200 米到 1900 米之间，早听人说这里是现

蛰居古老墙下

柳 影

轰鸣声，每当飞机经过，窗户都会震得直抖，树叶相互摩擦碰撞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小鸡也会被吓得四处躲藏。那时，铁路轰隆隆的声响似乎若隐若现，从老城外的陇海铁路传来。

当年，我在广仁寺里换上崭新的军装，泪眼婆娑地望着苍老的城墙渐渐远去，然后乘车列沿这条铁路一路向西，过渭水、越黄河，进入河西走廊，经哈密、走戈壁，最终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南山军营。在那里，我当了十年兵。之后，又是沿着这条路，返回了家乡。在陇海铁路火车隆隆的声响中，我已在老城墙下居住了四十多年，先是住小平房，后来又住上了楼房。算起来，对这座城，我已是相当熟悉了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我曾参与城墙西北角的修复工作，运土、运沙、回填城墙上千疮百孔的防空洞，将内墙由土墙砌成砖墙。那时修复老墙的条件真是艰苦，但在大家众志成城的努力下，终于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体修复。后来，又陆续对护城河进行了清

淤、衬砌和多次改造，还有玉祥门、小北门的城墙连接工程。我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参加施工的部队官兵和农民工人们顶着烈日、忍受蚊虫叮咬，在臭气熏天的护城河里奋战的身影，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

四十多年来，除了短暂去高新区和曲江新区女儿家住过几个月，我一直蛰居在此。岁月如长河，在日复一日的流淌中，我也从青年步入中年，又进入老年，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跨越，有了家庭，有了几孙。

老墙见证了我岁月中的欢乐，也目睹了我生活中的不顺和失意。

老墙下的小树苗，从一米高渐渐长成了六七米高的大树。初春的山桃花娇艳欲滴，中春的槐花香飘四溢，春末的合欢树开出像花伞般漂亮的花朵，还有苦楝树的花香，年复一年地传递着别样清雅的芬芳。

登老墙观景、放松心情，不知不觉间已成了我的一种习惯。我尤其喜欢在雨天、刮风

古市春秋

王成祥

又见层层叠叠的绿云在树冠涌动。三十米的树冠撑开六百平方米的绿荫，犹如一顶翡翠华盖，为村民遮阳挡雨。树梢新发的嫩枝，在湛蓝的天幕上勾勒出细腻的纹路。阳光穿过叶隙，将每片叶子都淬炼成半透明的翡翠。远远望去，整株古树仿佛披着一袭缀满绿宝石的轻纱，枝叶间流淌的光晕，恰似生命律动的血脉。那些细密的叶脉贪婪地吮吸着天光云影，将日精月华化作汩汩生机，滋养着这个历经沧桑却依然蓬勃的古老生命。这残缺与丰茂的共生，恰是生命最动人的诗行。

树冠深处，悄然栖居着两处鸟巢。这些黑色的精灵时而在枝丫间跳跃，时而振翅掠过树梢，也让这片土地多了几分灵动的诗意。吸引方圆数里的村民来此纳凉，闲话桑麻。九十岁的老人仍记得，那年盛夏，一条金鳞白蟒在枝叶间游走的奇景，为这株神树平添几分神秘色彩。

翡翠山峦间的家宴

刘海勐

色的草浪交织，宛如大地的褶皱。蓬松如棉花糖的云朵，调皮地攀爬着博格达峰的雪线，在湛蓝如洗的天幕上投下斑驳的暗影，恰似天神挥毫泼墨绘就的一幅灵动画卷。

在欣赏草原绝美风光的同时，我们在哈萨克族人的毡房旁开始烤肉。烤炉里，桉柳炭烧得通红。我的弟弟，这位因军旅生涯扎根新疆的汉子，正熟练地翻动着现买的羊排。肥瘦相间的肉块裹满孜然与安集海辣皮子，在炭火的炙烤下，渐渐渗出晶莹的油珠。每当羊油滴落，炭火便迸发出转

瞬即逝的金色火花，将草原独有的烟火气，揉进每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里。就连我这个平日里“十指不沾阳春水”的人，也忍不住接过铁钎，尝试着将肉串烤出诱人的焦糖色纹理。

我们以雪山为幕，在草甸上席地而坐。年届八旬的婶婶，因我们的到来格外激动欢喜，不停地劝我们多吃些。肥嫩的手抓羊肉还未咽下，焦香四溢的烤肉便又递到手中。出发时带来的西瓜、馕饼、桃子、甜杏等各色美食摆满一地，大家一边大快朵颐，一边畅

闪着光芒的奶奶

薛欣欣

花，补丁成了波纹，可她却把新衣都锁进樟木箱，只将旧衣裳反复缝补。她以无声的身教告诉我：勤劳是立身之本，节俭是持家之道。她很少说教，却让劳作成了天然的教科书。晨光里搓洗的衣物，暮色中缝补的针脚，都织成一张坚韧的网，兜住生活的风雨。

奶奶的热心肠是永不熄灭的星星炭火。寒冬里，邻家孤寡婆婆冻僵的手指被她焐在掌

心，她俩坐在我家的暖炕上的絮语漫过窗棂，她总差我去哄：“快给你婆舀些热饭！”到了年底，奶奶会多备一份年画、年馍和点心，托我转送给邻家婆婆。平时，两位老人絮絮叨叨的午后，笑声像蒲公英的绒毛，轻轻飘在乡村时光里。而我亦成了小小的萤火虫，学着将暖意传递：扫榻时总把邻家的阶前扫净，分零食时总蹦跳着将心意送到门槛外。

烟雨草川子

成宝华

棉花，每步都得攥紧栏杆，看着石阶一级级往下走。整趟登山走了一个多钟头，腿肚子早开始打颤，可站在山顶那刻，望着白茫茫的雾海，心里头却像揣了团暖烘烘的火——这点累，值了。近两个小时的跋涉，水墨石林终于撞进眼里。这片方圆五千平方米的石林，是六亿年的风与雨雕出来的作品：有的石头直挺挺截向云里，像披甲的武士；有的歪歪扭扭靠着，像凑在一起说悄悄话的老人。导游说，连黎坪的龙石见了它，都得让三分气势。摸着石头上凹凸的纹路，像摸着地球的年轮，心里头忽然静得很。

下午五点，带着一身潮气与欢喜，我们到了山脚下的梨花香农家乐。席间聊起年轻时的校园，我刚说“当年在汉中师专，教室后墙总爬满牵牛花”，对面穿蓝衬衫的老者猛地放下筷子，眼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推：“你是二班的？”我一愣，他已扯开嗓子喊：“我是李德福啊！82级六班的班长！”话音未落，他身旁的

天和冬季雪后，独自行走在城墙上。一个人在风中、雨中漫步，独赏那四野空旷的宁静，听风听雨。雪后，洁白的墙面一片纯净，一个人的脚步留在上面，由近及远，那清晰的每一步印记，仿佛是我漫长人生的每一小步。在雪野中，人与天、与雪似乎融为一体，心境也变得格外开阔。

这么多年，可以说我与这座具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明代老城墙，早已成了离不开的老朋友。外出超过四五天，我就会想念我蛰居的这套老房子，想念与它相伴的这座老城墙。它不仅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，俨然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在这里，有着别处没有的历史厚重与古朴，有着古与今相融合的文化气息，更有着一份独特的宁静与悠远。

陇海铁路不断更新，火车多次提速，汽笛声早已消失不见。如今，火车驶过的声响，只有在深夜，当你还未入睡时，才能察觉到它的存在，仿佛是岁月留下的一声轻轻的叹息。

明朝万历年间开凿的百年古井，至今仍在滋养它的根系。而今，白水县政府累计投入专项资金20余万元，对这株千年古槐实施系统性保护。工程人员在古树四周设立防护栏杆，加装特制支撑杆，并建立定期健康检查机制。为优化生长环境，专门铺设了地下溢流管道，科学调控根系水分；实施精准水肥管理，促进古树营养吸收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10根精心设计的仿真水泥支撑柱，它们根据古树形体量量身定制，粗细相间、高低错落，既稳固支撑又保留生长空间，为这株千年古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

两株古木，一柏一槐，在黄土高原上遥相守望。前者是文明的图腾，镌刻着民族的集体记忆；后者是生命的赞歌，诠释着自然的造化神奇。它们用年轮记载光阴的故事，以绿荫馈赠人间岁月，让每一个仰望者，都能触摸到时光的脉动。

叙亲情，旅途的疲惫早已烟消云散，心中满是从未有过的温暖与亲切。我拿起相机，按下快门，手中的美食、远处的毡房、无垠的草甸，还有被高原阳光亲吻得绯红的脸颊，一同定格成这幅草原画卷中最鲜活生动的画面。

此刻，阳光温柔洒落，草甸随风轻摆，雪山静静守望，炊烟袅袅升腾，手中的羊肉串香气四溢。就连拂过耳畔的风，都裹挟着自由与惬意，让人甘愿沉醉在这翡翠般的山空间，做一场永不醒来的草原旧梦。

最令人惊诧的是，奶奶还是只“书虫”。姑姑带回的旧书报被她整整齐齐擦成一沓，闲时便倚窗而坐，老花镜框住半窗斜阳，字句在她眼底开成细碎的花。就连我与弟弟的旧课本也被她珍藏，我们的教科书每一页都留有她指尖的温度。在她的耳濡目染下，我和弟弟也热爱阅读，从小立志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。

奶奶很少讲大道理，却懂得用自己的言行体现做人的本分与温度。父母的勤劳淳朴、与人为善，是对她的延续；我和弟弟的节俭好学，是她播下的种子。

如今奶奶已经去世，但那爽朗的笑声仿佛仍在耳畔，朴素的处世之道与温暖的笑容，早已融入血脉，在心底筑起不灭的灯塔。无论人生旅途有多晦暗，这光芒总能穿透迷雾，给予我笃定前行的力量。

老哥也举杯：“还记得不？当年你借我的《唐诗选》，到毕业都没还！”

当年在教室后排偷偷传纸条的少年，如今都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头；当年在操场边跳皮筋的姑娘，如今正笑着给孙辈夹鸡腿。山风从窗缝钻进来，带着远处的溪声，把往事吹得晃悠悠，倒像是这场雨、这片山，早就在这儿等了我们四十五年。

溪水声、鸟叫声、风吹树叶的“沙沙”声，混着远处农家的狗吠，空气里飘着泥土的腥气与果子的甜香。我忽然想起陶渊明写的“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，原来桃花源不是画里的景，而是这脚下的路、眼前的果、耳边的声啊。我们寻了半生的诗与远方，竟就藏在这草川子的烟火里。

这场跨越四十五载的重逢，成了草川子给我的最好礼物。一夜无梦，醒来时推窗，雾正从峡谷里漫上来，带着松针的清香。深吸一口气，浑身的骨头都透着舒坦，倒像是把这山的灵气，都吸进了心里。



杜芳川

“碧蔓凌霜卧软沙，年来处处食西瓜。”又到了西瓜成熟的季节，大街小巷的西瓜摊点随处可见，品种繁多，数不胜数。因害怕血糖升高，只好望瓜兴叹，一忍再忍，一转身便飞快离去，唯恐被血红的西瓜勾掉魂魄。

改革开放以前，生产队几乎年年种西瓜。有一年，生产队种了20余亩西瓜，眼看着西瓜成熟，害怕夜间被偷盗，生产队队长就安排我们放暑假的三四个男娃帮助看瓜。看西瓜是个轻差事，不用出蛮力。却是一个硬差事，需要胆量识，遇见盗贼不胆怯，要毫不畏惧地冲上去。

瓜客守在瓜棚里，我们三四个人非常敬业，在西瓜地四周巡查，走一走、转一转、看一看，严防死守，绝不让西瓜受损。一则要对待住生产队给的“七分工”，为家里挣一份工出一份力，二则要对得住瓜客夜间招待的西瓜，以解心中念想和嘴巴之馋。等到西瓜开园开售之后，几个人便紧随西瓜运输车，坐在车厢的西瓜上，跑东跑西，忙前忙后，搬运西瓜，乐此不疲。累了就在车厢上躺一会儿，渴了就等卖了西瓜后吃一点剩品。一个暑假，我们围着西瓜转，转得晕乎乎、傻乎乎的，心里却甜滋滋。

小时候西瓜的品种也很多，有十八红、纯黑皮瓜、三白瓜、红瓢瓜、黄瓢瓜等等。顾名思义，十八红就是十八天成熟，瓜小似皮球，绿色黑条皮，皮薄瓤沙肉甜。黄瓢西瓜瓤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，瓜籽呈暗褐色，尖头两侧各有一个黑点，吃起来脆甜。三白瓜就是白皮、白瓤、白籽，没有卖相，吃起来味道却很甜甜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十八红西瓜、黄瓢西瓜和三白西瓜在市面上看不到了，很是惋惜。

种西瓜是有技巧的。“谷雨前后，点瓜种豆。”西瓜就是在这个时节种的。从点种到出苗，也就一周左右。出苗后，瓜客每日便“闪亮登场”，一顶草帽、一把瓜铲，从早到晚，直到瓜地摇园，整天都蹲在地里忙碌着，整个人好像一只蜗牛，蜷曲在瓜田里，一个西瓜季节下来，瓜客晒成黑煤球了。西瓜施肥要施农家肥，味道才会甘甜。尚能施以油渣，西瓜不仅个大味道会更甜。

卖西瓜也是有讲究的。从前都是整个囫囵着卖，害怕西瓜不熟不甜，卖者用长刀在西瓜上刻一三角口，取出让买者观看生熟，品尝味道。现在卖瓜灵活多样，诚实可信，童叟无欺。既可整卖，亦可切半卖，还可以四分之一卖，并提供切块服务，非常贴心。“大棚搞乱了四季。”没有大棚时，任何果蔬都是应季而生，西瓜只能在秋季食用。如果想放的时间长一点，就得借助红薯窖进行窖藏，等到八月十五中秋时节拿出来再吃。现在有了大棚，果蔬一年四季都可以享用。

西瓜还可以雕刻成各种形状。20多年前母亲去世时，侄子就用雕刻刀将西瓜雕刻成西瓜花篮、西瓜盘龙等，成为母亲的祭品。西瓜皮还是一味中药，具有利尿消肿、美容养颜、软化血管、降低血压等作用。

西瓜再好，也有寒性，千万不能贪嘴，食者慎之，适可而止。

古井谣

何金甫

官家湾，我的故土，如静卧的稚子，假在米脂城南十里的山湾，傍着无定河，悄然淌过三百年光阴。石罅藏一古井，清泉汩汩，将甘冽悄然融入何氏血脉。

井水冬温夏沁，甜人心脾。合作社那年，乡亲们为老井覆上青石窑顶，井台经年累月，磨得光可鉴人。暮色降临，扁担吱呀，摇碎一井碎金，汉子们的笑声撞上石壁，溅起婆姨们银铃般的嗔怪。一只豁口粗碗未驻井沿，过客俯身，便可掬饮清凉。散学的野猴儿们扑向水瓮，马勺兜起半瓢星斗，仰脖灌下，从未听闻谁因此蹙过眉头。

老井依着穿村的名无小河，井畔任一虬枝老柳。无人知晓它的年轮。三人合抱的躯干早已中空，黢黑的树洞能匿几个顽童。皴裂的树皮如祖父的手掌，沟壑里深埋着未入村史的旧章。可它偏不服老，春来依旧迸发新绿，执拗地将一蓬浓荫泼在井台。

那无名小河，平日清浅西流，暴雨时便换了心肠。犹记那年暴雨滂沱三日，山洪裹挟磨盘巨石奔涌而下，老柳竟以残躯为盾，死死护在井前。水退，断枝狼藉，空洞的树洞豁口愈深。村人掏挖三昼夜，清泉水重见天光。

井是柳的镜，柳是井的伞。井水在盘根错节里沉淀星光，柳丝在幽幽水影中梳洗云鬓。这相守，比前沟的关帝庙宇更为悠远，恰似无人能辨晨雾何时濡湿檐炉，月色几度浸透石栏。

当自来水管如长蛇游走入村落，扁担水桶便蜷缩墙角，往昔喧腾的井台骤然岑寂。去岁筑路队开至，推土机獠牙直抵青石井台。那夜，乡人围井，面红耳赤争执至深——新桥终将凌驾于古井之上。电锯嘶鸣，纷飞的水屑裹挟着百年柳絮，簌簌飘落井心，恍若最后一场无声的雪祭。

今仁新铺的柏油路上，古井瑟缩于巨大桥洞的阴影，青石井台蒙尘，水面浮着黯淡油污。一次薄暮，我俯身凝视，涟漪间蓦然浮出虬曲枝影——许是山风穿过冰冷的桥孔，将记忆的残屑撒入水中；辘轳吱呀惊起白鹭，柳梢声里吊桶撞碎斜阳，而我们蜷缩于幽暗树洞，点数着井底跃动的星芒，悄然长成。

在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，我怀念古井边摔倒的童年和柳树下成长的岁月，随作《七绝·古井谣》，寄给远去的村庄和消失的古井：

苔纹漫沁水晶寒，曾绾青丝照翠鬟。
虹断幽洞沉壁处，独留冷月渡残栏。